

不一样的晚报人

悦读



晚报主办的市民撞钟祈福新年活动。
黄哲



2016年，晚报启动“江海名镇行”全媒体新闻行动。5月19日，晚报副总编辑王健（右一）、记者陈静（中）在采访中。
徐培钦



晚报合唱队参加南通日报合唱比赛。
黄哲



报人版《超生游击队》。徐培钦

组版房里欢乐多

■ 曹德军

报社在西寺路的时候，大楼内，有两个地方笑声最多。一个是老干部活动室，以李继老为代表的老同志，打八十分（那时没有掼蛋）、下土匪棋时，斗嘴不停，笑声不断；另一个就是晚报电脑组版房。

这两个地方，给向来严肃认真的报社增添了不少生活气息与轻松欢乐。

那时候流传甚广的报社“四大忙人”“四大名头”“四大名嘴”等等，好像是在晚报电脑组版房的玩笑声中评议出来的。

组版房有多欢乐？就说一点：值班老总一般都是在看版室审看大样，但范总、宋总一有空就往组版房跑，因为这里笑声朗欢乐多，过来蹭开心。

快乐是一种能力。

笑声多的地方往往会有两到三个关键人物，要有幽默、有趣、爱开玩笑、能活跃气氛的人，也要有接得住哏、能配合开玩笑的人。

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晚报电脑组版房美女多，主任马儿有号召力。这是很关键的一点。

至于调侃搞笑，有司马牛和我就够了。

马儿，当年与航天琪同为海峡歌舞团歌手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到哪里都能吼得住。后来因为家中原因回到南通，到报社印刷厂工作，真是屈才了。

关于马儿的故事太多，只能挑几个讲讲。

组版房一美女，几天不见上班。我问马儿，说是流产在家休息。我说，这要算工伤吧？马儿不解：这怎么好算工伤？我说，因为老公而受伤啊。大家先是一愣，继而哄堂大笑。我接着批评马儿：“团队里的人，你要管管好啊。”她说，八小时之内我可以管，八小时之外不好管。我说，你看，八小时之外的事影响到八小时之内了吧？你让她现在来上班啊。马儿欲辩无言。

有一次吃饭，马儿与她老公都在。宋总夸他们两口子，极尽溢美之词。我提醒，夸人也要像做标题一样要言不烦。我用四个字就可概括他们两个人的特点，“人高马大”！大家拍案叫绝。

我们以马儿为谜面制作了多条谜语：她拉老公去赴宴，打一国名——马尔（儿）代（带）夫；劝她别抢跑，打一歌名——《马儿啊，你慢些走》；马儿印象，打一莫言作品——我让她自己猜，她猜不出。我说，只能提示两个字，“丰”“肥”。她得意而傲娇。

晚报组版房，女有马儿，男有蔡二。这两个人组合，就很强大了。他们都是做事又好又快且不厌其烦的风格（组版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修改）。

蔡二的特点是热心，朋友多，能喝酒，组织饭局的能力强。不管碰到什么事，他似乎都随时帮上忙。

蔡二一个电话，马上就能招来各路朋友。花生米、猪头肉、烧鸡公、木耳山药、韭菜炒鸡蛋……菜不讲究，但丝毫不影响喝酒吹牛，每次都是宾主尽欢。

组版房有意思的人不少：美女明华，魔鬼身材；美女飞云，媚眼电人；美女小张，当年谈了警察男朋友，我模拟他们约会时对话，大家听得非常过瘾；美女于同学，老公上海人，我用上海话讲的故事她回去复述，老公喷饭……

组版房藏龙卧虎、人才济济。组版人员改行做记者、编辑、校对、技术管理的大有人在，有的还成了骨干。

乍见之欢，不如久处不厌。

彼时，编辑与组版人员关系特别融洽，情同兄弟姐妹。常开玩笑，丝毫不影响工作，相反效率更高。加个班什么的，一声召唤，马上就来，没有废话。编辑版面获奖了、评上先进了，会主动与组版人员约饭庆贺。每到年底，编辑与组版人员也会聚在一起吃个年夜饭，唱歌唱歌，加深感情。

报纸的每一块版面都是编辑与组版员精心打磨出来的。时间长了，彼此心领神会，基本上编辑把稿子一签发，组版员就把版子搭得差不多了。

组版房原来隶属报社印刷厂。印刷厂早先是事业单位，后来改制了，对大家影响不小。到目前，晚报组版房人员退休的退休，转岗的转岗，原来那支队伍算是散了。而我，也早就离开了编辑岗位。稍感安慰的是，组版房人员形散神不散，时不时还会聚聚。偶尔，我也会接到邀请。



2017年10月27日，在西寺路10号老报社办公楼的最后一夜，晚报夜班轮值人员在组版房内合影留念。次日，南通日报社所有部门全部迁入世纪大道8号报业大厦新址。
单峰

最白的白茶

■ 王健

时间约在2008年的夏末，晚报奥运特刊结束后，地点是离《卧虎藏龙》竹林实景地不远处，我尊敬的同事蔡博士的一句话笑翻了全场，从此经久不衰，历久弥新。

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的蔡博士和这两年的蔡博士略有不同。他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谈，早早地被尊称为博士。在我看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博士，那些多学了一门功课、熬到一张文凭的怎么能叫博士或者博士后呢。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，蔡博士这几年似乎非常爱戴墨镜和帽子，无论夏天还是冬天。当然，墨镜看上去是同一副，帽子则有多款花色。为此，我曾打心眼里赞过：除了王家卫，就这位兄弟会戴墨镜；除了这位兄弟，包括王家卫在内，就没人会戴帽子。

记得从前看过一篇文章，说孙中山先生平生三大爱好，革命、女人与读书。说起读书，又想起了军阀张作霖自撰的一副对联：书有未曾经我读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三大爱好、一副对联，我都不能冒犯，只可存疑。而对蔡博士，我一点疑问都没有，他的学问和爱好就像他的胸怀一样宽广。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，就是别问什么是他不懂的。有一次，正好我在场，有人听说他是博士，便指着桌上的螃蟹问它的学名叫什么，蔡博士不假思索，脱口而出：中华长毛绒蟹。

问者惊叹，听者惊奇。

可是，对蔡博士来说，这能算什么呢？

有一年，晚报探索之旅车队浩浩荡荡开往青海湖，一路欢笑，一路谈汽车。谈到最后，那些司机都彻底服帖了。尽管蔡博士当时是整个车队里唯一不会开车的，但他同时也是唯一最懂汽车的。当他谈起汽车，那些司机除了开车就只有开开小差。

据说，又有一次，在扁豆即将下架的时候，传说中的蔡氏扁豆饭终于出锅了。真的是锅，满满一钢精锅。这可是蔡博士亲手独家秘制的扁豆饭。我虽然有幸得到邀请，却奈何不能前往，只是被接二连三地告知：你错过了这顿扁豆饭，绝对是一个终身遗憾。

可是，对蔡博士来说，这又能算什么呢？

还是来说说与茶叶有关的那一句话吧。

那是一次旅程的最后一站。很多人想买点安吉白茶回去，可又搞不懂、猜不透、拿不准，因此，跑了一条小街，还没谈得拢。

这时候，就该蔡博士出场了。他好像个老大一样吩咐手下人都不要做声，由他一个人来和老板娘谈，他只开口说了一句话，就搞定了老板娘，惊呆了一群人，结果老板娘不顾老板的阻拦，铁了心从冰柜的最隐秘处，就像掏心窝子一样掏出了那袋茶叶。

后来，有人绘声绘色地说，蔡博士和老板娘不约而同地伸出了五个手指头，并且蔡博士还用食指在老板娘的手心里点了点、钩了钩，虽然，五个指头到底是五折优惠还是五点回扣，至今尚有争议，但大家因此买到了本来连见都见不到的白茶，还是对蔡博士的魅力表示了无限的赞美和有限的联想。

似乎，那时蔡博士没戴墨镜也没戴帽子，即便戴了也远没有现在这般酷，他其实只是当着大家的面，淡淡地和老板娘说了一句话，就搞定了。尽管后来蔡博士曾经单独找过我，心平气和地问我：健侯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？可是，许多在场的人都表示，他确实说过，他们确实听过。

蔡博士说的这句有型有腔调的话是：

请把最能代表贵店最高水平的最白的白茶拿出来！

至今，这句话还不时在我耳畔回响：

请把最能代表贵店最高水平的最白的白茶拿出来！



2018年年初，江海晚报代表队参加集团工会组织的拔河比赛，获得第一名。
徐培钦